

主编：海梦

灵变

蒲宗亮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长 篇 小 说·

灵 变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书名：灵 变

作者：蒲宗亮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白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17 字数：522 千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6000 册

书号：ISBN7-220-04475-5/I · 692

定价：28.00 元



作者简介

蒲宗亮，男，汉族，1935年1月生，贵州省仁怀市人。初中肄业后，自修高中和大学中文系的有关课程，先后结业于西南农业大学、苏州大学、北京鲁迅文学院、南亚函授学院和贵州省委党校等大专院校。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

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中学校长、区委书记、地委秘书、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县政府调研员、县志主编、公司董事长等职。

曾主编《贵州省仁怀县志》、《世界名酒之乡——仁怀》，撰写修志理论专著《县志编修实践丛谈》、《县志主编素质谈》、《县志编修管理谈》，文学创作有长篇小说《倒影》、《苦果》。因修志成就突出，被选入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书名的《当代中国志坛名星集》一书。

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和表演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

——江泽民

第一章

“装烟倒茶有客来喽！”

宽眉圆脸的中年男总管，站在一幢地师级干部独立院的二楼阳台上，双手撑住栏杆，伸长脖子，歪着脑袋，嘶声嚎气地呼喊道。

随着总管的呼喊声，一群青年男女，各就各位，飞快地穿过草坪，涌到围墙门口，有的忙着装烟倒茶，有的喜接礼品，彬彬有礼地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前来的宾客中，有西装革履的高贵宾客，也有披红戴绿的青年男女，还有破衣烂袖的贫民百姓。

这场热闹非凡的周岁庆典活动，发生在高原省乾白地区向阳县城内的一幢高级干部住宅内。周岁男童的尊姓大名叫胡小红，父亲胡吉成，年纪35岁，是卷烟厂的厂长享受地师级干部待遇，他的两个叔都是省里一家公司的处级干部，他的祖父还是现任高原省的省委副书记。

这座边远山区的小县城，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席卷下，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多种变化中，相比之下，莫过于城镇街道的建设了。整个县城的格局大体上由老城和新街两个部份组成。老城象一颗圆圆的鸡蛋，新街象一条长长的扁担。加之县人民政府的所在地设在老城中央，如今的县城构筑成了一个“旦”字形。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条新大街长达两华里多，象笔杆一样直伸，多数是最近三五年才建成的。最低楼层都是两楼一底，一般的三楼一底或四楼一底，最高的有七楼一底，即将竣工的还有一座投资1500万元，十八层楼的综合大厦。而新街的绿化也是同步进行的，多是随本土移栽的法国梧桐，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活象执勤的战士在街道两旁，排成整齐的列队，每天迎送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新街两端的尾部，各悬挂着一条显著夺目的横街标语，均用白底红字制作而成，具有三年五载保存完好的质地。东端横

标的内容是“隆重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西端的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二周年!”由于风吹雨淋，标语上的红色字型已开始微白。

这条新街命名为“解放街”，由于街道整洁，路面笔直宽敞，绿树成荫，晴天遮太阳，雨天能挡雨，风天能避风，成了最繁华的街道。

解放街的东侧是水汪汪的稻田，长两公里，宽一公里，还准备将来扩建成街道；西面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条海拔 1500 公尺的高山横岭蜿蜒绕过，岭下有一条涓涓流淌的小河，象受了伤的长蛇，曲曲折折地向前拉动着。小河上有一座石桥横跨东西两岸。过河后，有一片较为开阔的地段，其间修建了两幢住宅楼房，紧靠山脚下是一幢独立院的地师级领导干部住房，往东移是一幢科（局）级以上干部的住宅。

说起这座地师级干部小楼房，原计划住两户，一二楼一户，三四楼一户。主要是为高原卷烟厂享受地师级干部待遇的书记、厂长专建的。只因该厂的书记是上海人，他始终怀着叶落归根的心情，终归要告老还乡，他谢绝了。于是，便把修建方案调整为只住一户，专为厂长修建，把三楼一底改为两楼一底，而且还扩大了单间享受的面积。建造这座小楼是因为这家高利税的大厂，为县里每年提供两亿多元的收入，由县里出面修来作奖励的。

在靠东侧的科（局）级以上干部的五楼一底住宅里，已参加革命 40 多年，曾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职务的姚仲良，住在一楼共 80 个平方米的住宅里，相比之下地师级楼一户却达到了 300 个平方米以上。两楼相距只不过二三十公尺。这场空前的周岁庆典活动，来宾数以千计，收礼数十万元的情景，完全映入了姚仲良的眼帘。

说来奇怪，举办周岁庆典的胡小红这个还有奶腥臭的娃儿，姚仲良恰好和他同月同天同时生。可姚仲良已经是快到花甲的人了，他从来没有办过一次生期酒。这真是一样的命运却又两样的人了！在分配住房时也不够公平合理，姚仲良分到最底层，不但光线不好，而且卫生条件和环境也很差。

本来，在住房分配上，姚仲良是有想法的，这倒不是说他斤斤计较，只是因为有人对他好些事情都不公，分配住房只是其中一例。但他只有这么一点想法，而在行动和语言上却没有任何表露。不过，历来他

是一个善于自律和自我解嘲的人。特别对他的个人享受问题，他从来不花很多心思去想的，他觉得他比起普通工人、农民来，条件就不知道要优越好多倍了。

眼目下，姚仲良已快年近六旬，在他四十多年革命生涯中，总是时时想到他对党、对人民做的事儿实在太少了，而享受的确实太多太多了。他屈指一算，只差两三个年头就要退休了，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决意要为家乡父老办点儿实事，以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他四十多个年头的关怀、培养和支持。回顾他几十年所沐浴的灿烂阳光和经受的风风雨雨，并从中悟出了一个真谛，只有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为人民办实事，时时刻刻防止“名、权、利”这三个怪物侵扰，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那才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是被这三个怪东西感染了肌体，甚至侵入灵魂，要是不加强自我改造，那么不管再有超人的本事，也是很难穿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件衣裳的。更难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注入在心魂中去。想到这些，他决意要把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记录下来，世代传下去，让子孙后代继承和发扬光大，让祖国红色的江山永不变色，让扛革命红旗的后继有人。

姚仲良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没有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高小毕业就辍学了。但他参加革命工作的几十年中，从未间断过一天自学，又加之组织上的关心培养，先后到过四所大学深造，自己又选进了三所函授大学自修。论文化，他的高小毕业程度已经成为历史了，说得公道点，他的文化水平已达到了有较高知识素养的层次了。同时，他先后从事了二十多年的秘书工作，对他的文字功底的锤炼自然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还是在青壮年时期，姚仲良就很想把家乡向阳县的党史资料编写出来，以了却他这一生的最大夙愿。他这样做，可以让当代和后世知道毛主席、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全县人民经过数十年的殊死斗争和艰苦创业的事迹，以及如何把一个边远荒凉饥寒交迫的穷山恶水县建设成初步繁荣倡盛的富裕县的历史过程。

这天中午，天空的太阳时隐时现，几片乌云遮住了太阳又被强烈的阳光驱散，温暖的阳光还是照耀着大地。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这座边远县城，国家电网已经接通，数千门

程控电话布满了机关企业街道、学校和各家各户，一个小小的县城却有数百辆长安、奥托、大地、桑塔纳、夏利等机动车跑来跑去，出门就可以搭上方便的交通车。就交通这项，与繁华的省城和地区首府没有什么两样。

姚仲良已是五十七八的人了，他高大的个子，长方脸上黑里透红的肤色，一副浓浓的眉毛和那匀称的鼻梁及宽大的嘴唇，显示出他冷静、沉着、坚韧不屈的内涵性格和独特风韵。他有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就是要挤出时间利用节假日来读书和写作，每天中午，人们都要利用午休的时间来恢复疲劳，可他却利用这个时间进行学习和写作，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几十年也如此，成了一个癖嗜。他还想到，当年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写作的时间是利用人们坐茶馆喝咖啡的时间写的。根据现实的风气，他要利用别人搓麻将、玩大贰、养狗、钓鱼、喂鸟的时间来读书写作，不要让可贵的时光白白地流淌过去。他觉得人们在度过自己的岁月中，各有各的爱好。生活应当多样化，不必强求一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应尽量把时光多用一点到有意义的事情上。

正当姚仲良利用午休写东西时，稿纸刚刚铺开，第一句就把他梗住了写不下去，他只好放下手中的笔，端起杯子来喝了一口茶，正聚精会神地思考着这句受梗的话如何写法。在他高度用脑的时候，突然对面地师级干部院里的鞭炮声噼噼啪啪的响了起来，此起彼伏，响个不停，持续了两三分钟时间，把他的思绪搅乱得苦不堪言。他忍耐住鞭炮声停息，可老是响不完，只好站起来焦眉苦脸地走出去看过究竟。原来，有四五个年轻人又笑又闹地把一串串鞭炮吊在长长的竹竿上，在地师级住宅院内的二楼伸到草坪和围墙外爆炸着。同时，还有一批人从三楼连续放了三四条吊标，上面用工整的宋体书写道“热烈庆祝胡小红周岁生日！”，“祝胡小红顺利成长！”、“祝胡小红幸福长寿！”“愿胡小红高官厚禄！”

放鞭炮和挂吊标的镜头全部收入姚仲良的眼底，本来他写作中有的文句想不通时他正全神贯注地思索着，可眼着的情况更使他万般惆怅，心潮澎湃，联想了很多很多……。

他两眼紧紧盯住吊标，边看边想，边想边看，不觉全身颤抖，感到肉麻，脑海里嗡嗡发响，一时心里失去了平衡，顿觉天眩地转，差一颗

米儿晕倒在地上去了，他凭着最大的毅力支撑住，模模糊糊，昏昏沉沉跌跌闯闯地回到了自己的屋里去。连续喝了两口茶，满脸汗珠绽出，脸倚在书桌上呆了一会，才昏昏沉沉地抬起头来。此时，鞭炮声和人来人往的嘈杂声汇成一片，把他的烦恼推向了难以承受的程度。

这位老县委书记想，他在世上虚度了五十八个春秋，在革命队伍里混过了四十多个年头，对自己的生日从来没有想到过，更没有想到什么要办“生期酒”之类的事情。就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和光辉的业绩，他们也没有讲这种阔气和闹这个排场办什么寿酒，如今，一个满身奶气的婴儿，竟然办起寿酒来了，却这样大操大办，真是岂有此理！

这时，姚仲良的心情，象烈火燃烧，象急风暴雨，象闪电雷鸣和江海波涛。他在心境难以平静下来的时候，只好把笔纸收拾装到桌箱里去，躺在旧藤椅上沉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姚仲良历来就没有吸烟的嗜好，通常都是以浓茶解劳解愁。在他的眼前，活现出一幅广大工农群众生活还没有完全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本应以勤俭为本，特别一个刚满周岁婴儿就这么大搞庆典活动，这成个什么话呢！他浮想联翩，思绪万千，于是一幅解放军解放向阳县的一个历史片断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1949年12月初，寒风刺骨，冰雪交加，人民子弟兵的军帽上顶着厚厚的雪花解放了向阳县。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九连连长牛立雄，在一次激烈而残酷的剿匪战斗中，他带领的一个班全部壮烈牺牲了，只剩下他和一个警卫员，在一个山头上坚持了一天一夜的血战，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他和警卫员英勇顽强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捐躯殉国，结果赢得了时间，使支援部队赶到，彻底消灭了这股数百人的反动土匪武装。牛连长牺牲后，惨绝人寰的匪徒，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小街场口的牌坊上“示众”，旁边用一张白纸写着：“看，这就是给共产党卖命的下场！”

姚仲良想到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染红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而眼前的这些怪现象，使他沉重的心产生了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不知道是怎么的，人民的生活才刚刚好起来，而只是一部份好起来，不少人还在为温饱上奔波，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在

有的领导人身上，却反映了这种超常规超伦理观念的作法，怎么对得起沉睡九泉的牛连长呢？又怎么对得起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呢？他深长的叹了一口气，情不自禁地把巴掌在书桌上一拍，气愤地说，这样干我们怎能对得起革命老前辈的遗愿呢？

此刻，他的思绪十分混乱，站起来坐下去，坐下去又站起来，坐立不安，脑壳象要爆炸似的，别说提笔在稿纸上写字了，就是眼前的这篇文章也就够他做的了。他没有什么法子，还是只有端起浓茶猛喝解愁。

这时，来胡氏小楼参加周岁庆典的宾客中，来来去去，不少于一两千人。

有一群青年男女，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嘻嘻哈哈，尽情逗趣，嬉戏不已。他们天南地北，三数九流，什么都在议论，当他们看到刚才姚仲良站在他的住宿门前，凝视周岁庆典沉思好久之后，两手背在背上，昂着头，仰望着北京，最后愤愤地回到宿舍。姚仲良的动作，引起了青年男女们的注意，他们便指手划脚，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有一个身着青色西服，脑前结着一条紫红色的领带，脚上真皮皮鞋擦得亮光光的，黄色皮鞋的光彩和领带上下相映，用敏捷的眼睛瞟了一下姚仲良，加上酒兴大发，好象心里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冲出嘴皮子外面来，让他的高论在人群中上下左右飘动，形成一股钳制众人的巨大力量。便饶有风趣地调过头去对那群青年男女说：

“嗨！你们看呀，前边门口站着的那个老头儿，他好象不是一个活人，倒很象一根木桩，栽在那儿动也不动，真怪！哈哈！”

那男青年的女友，披红戴绿花枝招展的一个妙龄少女，脸上的粉涂得厚厚的，嘴皮抹得红红的，挤眉弄眼，歪了歪嘴，说：

“这个老家伙，真是痴了，他不懂得，今天的新形势、新思维、新生活、还穿那么一身旧得发白的兰布中山服，他已经住进桃花园里去了，那里懂得今天的人生价值啊！”

这就是胡吉成的小舅子和未婚妻对姚仲良的一番评价。

那男青年接着说：

“哼！这老头子呀，总是说我们这些人不懂历史，不懂先辈创业的艰辛，条件好了，他自己不会享受，还不高兴别人享受，他的思想不知上了好厚的灰尘了。”

这两个未婚夫妻的高论刚刚冲出口外，把旁边的人逗得捧腹大笑，一时感到这位公子和小姐颇有见地，有人还认为道出他们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不愧是地级师干部的小舅子和时髦小姐。

旁边有一个大学模样的青年人，他穿着简朴，举止端庄，接过了话题：

“你们的这种看法，对于我个人来说且不敢苟同，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要是没有他们老一辈的人剿匪、栽树、修路、造车，今天我们那能乘凉，坐车享福呢？我们应该饮水思源，千万不要忘记挖井人啦。我们泡在蜂糖罐里，可不要忘记蜜蜂采花和主人的艰辛啊！”

这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理直气壮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好些人的赞同，齐声说：

“是呀，这话可有点道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本不该忘掉老一代创业者的艰辛岁月呀。”

两位西装革履披红戴绿的恋人，听了学生模样的人说话后，既不在乎又有些儿不服气，他们正准备充分的武器，决意来个大反攻，把自己已经失去的阵地重新夺回来。

他俩还没有来得及反击，旁边站拢来三个人，都是在阳台上凑热闹的，其中一个县人事局的黎副科长，他的父亲黎正国是姚仲良的亲密战友，也是娃儿朋友，另外两个是他的儿子和姑娘。

“爸，”他八岁的儿子问，“你看胡家那个娃儿，穿得好好呀，你为哪样不给我办生期酒呀？”

黎副科长从窗子上看了看正在旧藤椅上坐着沉思的姚爷爷，指着对儿子说：

“儿子，你看姚爷爷，他也是今天的生日哩，快到六十岁了，他参加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办过一次生期酒，今天他还一个人在那儿看着书哩。”

“那姚爷爷为那样不办生期酒呢？”八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也差不多同时拉着手问。

“孩子，你们知道吗？姚爷爷呀，他和你爷爷是一起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和你爷爷一道打土匪，搞土改，办互助组合作社，为党为人民干了四十多年，生活还是那样的清苦简朴，工作还是那样的认真，你们长

大后都要象姚爷爷那样才对哩。”说完，黎副科长埋下头去看着两个孩子。

本来，那对恋人还要准备和那个学生模样的人舌战一番的，但看了和听了面前这三爷子的对话后，似乎想说的话顿时有了收敛。因旁边的黎副科长都要教育他的子女向姚仲良学习，自己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说别人的不是呢？于是乎，他们也把注意力转过来听这三爷子的谈话了。

“你姚爷爷这一代老人家呀，”黎副科长继续教育子女说，“他们就是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一心干事业，他们对个人的生活从来是不那么注意和讲究的，你姚爷爷就是今天生，你看哪一个人去向他祝寿呀。”过了一会，又说：“这倒不是你姚爷爷办不来生期酒，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这样办。”

这时，阳台上的争论暂告一个段落，部分散到楼下去了。

胡吉成厂长这座别墅式的小独立院，两楼一底，共有30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总共15间，两个厕所，其卧室还有内套厕所，还有宽敞的厨房和洗澡间，客厅大明朗可坐几十个人。

三十多平方米面积的大客厅里，壁上沾贴和悬挂着多种多样的书法和图画，顶端拉一个“×”形的交叉线，线上吊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花，金光闪闪，一片喜气洋洋，让人眼花缭乱。客厅上方的一个“福”字壁下，放着三张大圆桌，其中有一张摆了多种礼品，放不完的则堆在两侧的临时放物架上。有两张桌子是专门用来收礼品的。两人登记，两人收款，忙的不可开交。

这时，客厅里有人建议：

“今天是小红少爷的周岁庆典，大家都是来祝贺的，可还没有看见这位小寿星哩，是不是请小少爷出来让大家饱饱眼福呢，你们说是不是呀？”

一个干瘦脸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说完后，众人都附合起来，高声大气的嚷着要求和小寿星见见面。

你一言，我一语，客厅内议论纷纷象一锅稀粥，一致要求，希望能看上小寿星一眼。

客人的要求传递到主人的耳朵里，主人觉得有道理，答应了大家的愿望。

不多久，经过一番妆扮后，小寿星的妈妈把小少爷抱在怀里，后面簇拥着好几个姑娘和少妇，缓缓来到客厅。

宽眉圆脸的总管向客人打招呼说：“请大家让条路，小少爷要和客人见面。”

小寿星被拥入客厅，一群人围了上来，不管男女老幼都要想争着看一眼，也不枉自能来参加这次周岁庆典活动，有的还作为终身难忘的一件大事来尽情享受着。

只见小寿星头上戴着一顶绿色嵌白边，顶上还有一个小结子的绸缎花帽，头额的正中涂着一点红红的标记，脸上不知揉抹了些什么化妆品，幼嫩的皮肤白里透红，穿一身红色的童装，据说是专门从上海去不惜高价特制的，脚上穿着一双多色袜和红鞋儿，小寿星显得金光闪闪，耀眼夺目，好看而又可爱。

可在这种人多众议的嘈杂声中，小寿星从来还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他压根儿就受不了，在众人的谈笑欢语面前很有点儿不大争气，小寿星不是眉欢眼笑，迎接客人对自己的祝福，更不懂得接人待客的起码常识，而是拉开那两片红嘴唇的小嘴，先是咕咕的发出不愉快的信号，接着是打住有声无泪的哭声，最后发展到哇哇哇的大哭起来，小脸上挂满泪珠儿，脚在蹬，腰在伸、头在掣，母亲差不多搂不住了，身旁有两个姑娘连忙协助，坚持在哭啼声中继续会客。

这本来是一桩大喜事，可小寿星被折磨得声嘶力竭，满脸布满了泪痕，既没有使客人饱好眼福，又使小寿星在他欢乐愉快的生日里受尽了苦头。

作为主人来说，不管小寿星是如何难受与痛苦，仍依照客人的心愿与要求，还是硬着头皮，在客厅里慢慢的转了好几圈，让楼下的客人一批一批的挤上楼来观看。由于人多拥挤，有的人围着等了好久，还没能看上一眼。特别是那些青年妇女更是看得不转眼，有的还要接过手来抱抱，才心满意足的还给了主人，有的看痴着迷了，舍不得离开，挤掉了其他人想饱眼福的机会。客人们那里知道，正是他们欢乐抢看之际，也就是小寿星难忍痛苦之时。小寿星哭得更加厉害，不管他布满脸的汗珠、泪水作出了强烈的抗议，还是在客厅里坚持会客，一直折腾了近半个小时，声音都嘶哑了，哭声变成了抽泣，母亲才在很多人还没看见的

情况下，把小寿星抱回屋里去了。

这时，客厅里又出现了一番景象，有的赞叹不已，说这孩子长得乖，逗人爱，天份好、福气好、相貌好，将来要做一员大官，说不定还可超过他祖父的官位。当然，也有人表面上在夸奖，内心却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觉得胡氏家大业大，有权有势，一些有悖的看法只能埋在心头，不愿也不敢说出口来，他们认为，要是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可就决不是这个样子了。说不定已到灰堆里爬滚，满脸都是灰尘泥巴，他的父母那有条件把他妆扮得这么好哟。应当说这不是孩子的福气好，而是上辈的权势大。然而也有更多的人，深感这种作法是瞎子戴眼镜多余的圈圈，只不过是显示一下胡氏父子的显赫地位和经济势力罢了。责任全不在孩子的身上。

这天夜里，姚仲良还埋头在灯下写东西，聚精会神地审阅由他主编的向阳县党史资料书稿，因书稿送印刷厂复印的时间紧迫，他不得不加班加点加快书稿成稿编辑的进程。

他的门是掩住的，没有关上。他的大儿子走在门前，轻轻把门推开，小声小气地问道“爸爸，今天是您的生日哩。”

姚仲良放下手中的笔，慢慢地从额上取下老花眼镜，挤了挤疲惫的双眼半侧着身子心情沉重地说：

“是呀，今天是我的生日，要不是对门这家办周岁寿酒呀，我还把它忘得一干二净的了。”说完，他又去翻阅资料，查对一个重要史实的时间、地点和人物。

“爸，今天是您的生日，我都搞忘了，历来你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为您的生日操劳，还是孩子他妈，想起了才提到这件事，简单给您准备了一点您喜欢吃的菜豆腐，辣椒味道还可以，要我专程来接您去吃吃，表示后辈的心意。”

他大儿子慢步移到他面前进一步讲明了他的来意。

姚仲良听了大儿子说明来意后，没有吭声，过了一会，才大大的叹了一口气，感慨万端地说：“过生有什么用呀，无非是记录着他这个人这天来到人间就是了。世界上有好多人在办生呀，他们还不是在过日子，何必拿这些人力财力去花费呢？”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不办生的人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办不起，一种是不愿办，相比之下我可就是属

于后一种吧。”

他大儿子听到这里，本想还要说点什么，但听到对面楼上那热热闹闹的情景，对自己年近六旬的父亲却忘掉了自己的生日，把自己的心血全部倾入在党史编写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嘴里要说的话也说不下去了。两父子相坐无言。一时间，地上落一根针都可以听得清楚……

第二章

周岁庆典的场面，让姚仲良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一连串的回忆涌上了他的心头。这时，他对大儿子说，你走吧，我要抓紧时间看党史书稿，你们办的菜豆腐你们自己吃好了，或者给我送一点过来就行了。大儿子见他父亲心情不好，但又要加快审稿，心里象悬一块重石，默默无言地离开去了。

姚仲良靠在藤椅上，迷着眼……

那还是在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年代，时间是1951年春天。

这个时候，严冬即将过去，覆盖在太阳山上白皑皑的冰雪，虽然开始溶化，但在树枝草尖上仍压着薄薄的一层，人的身上还有一丝丝寒意。阴沉已久的天空，云散天青，可不时也还有几片乌云缠绕，但始终挡不住暖融融的阳光普照大地。日出冰消雪化，汇成股股的山泉，叮叮咚咚地冲出山谷，欢歌笑舞奔向溪河大江到海洋里去了。

赶这大好晴天，村公所决定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利用晚上的时间召开村民大会，作土地改革胜利结束的总结。村民们吃过下午饭，就三三两两男邀女约，呼老唤幼，成群集队地朝太阳村公所聚集。

参加会议的人群中，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他姓姚名仲良，乳名长森，圆圆的脑壳剃得光光的，象一颗大电灯泡，上身穿一件背上已破了一条口的对襟汗套，下身着一条粗兰布短裤，光着脚板，嘴里哼着“新中国的天是明朗的天，新中国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嗨海海嗨嗨呀嗨海……”的革命歌曲。他边唱边跑，边跑边唱，蹦跳地赶到村公所去开会，在路上超过了不少去开会的人。

你别看姚仲良这般模样儿，不打眼，瞧不起他。其实他在村里名气